

美日同盟何去何从？

2009年3月27-29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和Pacific Forum CSIS在旧金山召开由50名美日“专家和政策执行者”参加的第15次美日旧金山安全保障会议，之后作为Issues & Insights, Vol. 9, No. 14发表了题为“美日安全保障关系：对同盟的试金石”论集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issuesinsights_v09n14.pdf)。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www.jiia.or.jp)虽然注册为民间非赢利机构，但实际上是由25个国家组成的“产业、官方、学术界”三者联合的国际组织“太平洋经济互助理事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的日本委员会的事务局，隶属日本外务省(www.mofa.go.jp/mofaj/gaiko/pecc/gaiyo.html)，其成员多来自退休的外务省官僚。Pacific Forum CSIS (www.pacforum.org)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华盛顿, <http://csis.org>)在檀香山的亚太独立部门。此论集的开首“谢辞”中首先对日本外务省北美局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课表示感谢。这次会议可以看成是日本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奥巴马新政权之下借用美国的“智库”机构对美国政府的试探气球。不用讳言，会议的中心围绕着美日同盟的目标和对手-中国-展开。

- 一、全球经济危机对美日两国的实体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对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的金融系统的打击甚重。与会人员担心的是：美日没能利用同盟关系处理这次危机。这涉及到奥巴马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取向。
- 二、奥巴马虽然让国务卿克林顿夫人最先访问日本，也最先邀请麻生总理作为国家领袖访美，但实际上不如共和党政权理解、重视日本。奥巴马的裁军、废核和缩小同盟军事力量的政策也让日本不安。
- 三、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亚洲的势力平衡。特别在台湾海峡，美国的优势正在丢失。日本特别担心，美国对中国的重视，是以牺牲日本为代价的。
- 四、为此，日本要改变政策，不受宪法约束，克服美日同盟中的“非对称性”积极贡献，变成更重要的伙伴。

会议的参加者中，来自日本的“御用”发言者主要代表日本政府的意见放风，没有什么主见或新意，倒是有几名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的重要人物的意见值得一听。Joseph Nye奈伊是Pacific Forum CSIS主席，他在美国政府和学界的地位被评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人”。他在1995年提出的所谓“奈伊报告”建议美国在东亚维持10万前线战斗人员，奠定了克林顿政府的基本策略，据说奥巴马上台后邀请他出任驻日大使，这不失为对日重视的一张好牌，但国务卿克林顿女士偏好一位她的竞选支持者（加州的律师）。奈伊这一次没有提出什么引人注目的高招，反而劝日本人不要过于紧张中国的崛起。他知道美国已经没有实力在东亚（主要是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扩张了，但借用了一句俾斯麦的名言：“只要一具士兵的尸体就可以了”。意思是说，只要有美军士兵在朝鲜半岛或台湾海峡被杀掉了，就可以刺激美国投入战争。关于奥巴马的裁军、废核政策，他特别提到从“冷战武士”变为今天的“和平骑士”的基辛格（原国务卿）、舒尔茨（原国务卿）、佩里（原国防部长）和Nunn（原联邦参议院武装事务委员会主席）[注1]，显示出较为明智的远见，试图打消日本的担心。他进而提醒日本可以在环保、气候、能源等强项发挥领导作用，实际上把美日同盟的“空气”功能进一步稀释了。

与出身哈佛大学的智者奈伊相比，海军出身的Richard Armitage是小布什当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赖斯等新保守主义集团的悍将。他最著名的美日同盟“政策”就是：“你们不是想与美国对等吗？我只想看到战场上日本士兵的军靴！”这样的武夫竟然被小布什任命为副国务卿掌管东亚事务，怪不得小泉、安倍等代理人视日本宪法为废物，疯狂推行军国主义政策。他特别反感中美两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G2”的概念，强调美日同盟任然非常强大，足以遏制中国。他也提到了中国国内本身的问题，但那远远超出他了知识和兴趣范围了。幸好奥巴马政权再也不会启用这样的人了。

原驻日大使Michael H. Armacost在这里对日本没有讲任何问题。实际上，虽然他也当过Brookings Institution所长，并在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挂名，他更多的兴趣是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当董事（我有一次在应用材料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见过他）。

美日同盟的起源在于冷战期间对付苏联。苏联早已于1991年瓦解，美日同盟也早已失去存在意义。1996年克林顿与桥本在东京签署题为“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同盟”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时，确认了决定两国政策方向的、体现共同价值观的三项基本原则：维护自由、追求民主与尊重人权。这实际上在不解消美日安保条约的情况下把军事同盟转换为政治关系，让日本独立自主地追求联合国外交。但日本依仗经济大国的地位，试图一举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会成员，达到政治大国的地位。此举遭到亚洲民众的强烈反对。日本没有反省自身的政策违背了“自由、民主、人权”基本原则，反而在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当局的“反恐战争”中找到借口，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直到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奥巴马政权的登场，才大梦初醒，又想捡起美日同盟的救生符。

在这次会议的一周之前，麻生在日本的防卫大学发表演说时，依然再次提到“作为世界第一、第二位经济大国”、“捍卫自由与民主”的美日同盟。前一个因素作为现实，正在失去优势，与基于军事条约的美日同盟的存在、加强或解消没有因果关系；后一个因素，只是一个无聊的幌子。20年前，当我们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奋起追求自由、民主时，美日同盟空前强大，为超级经济大国日本提供了千载良机。但卑鄙的日本政府连自己在巴黎G7西方首脑会议上的签署“保护中国留学生宣言”的基本国际义务都践踏掉[注2]，这样的美日同盟有什么意义？幸好，自民党政权只有两个周的寿命了，我们拭目以待，8月31日日本国会选举后上台的日本民主党能否起码在外交政策上带来实质性的change（变化）。

[注1]他们与别的名流在2008年1月15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呼吁废除核武器，“人将去也，其言也善”。我也对此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见<http://cpri.tripod.com/cpr2008/nuclear.pdf>。

[注2]见朝日新闻2009年6月8日对我当时在日本遭遇的报道
<http://www.asahi.com/special/kajin/TKY200906080132.html>。

赵京，2009年8月15日（日本投降64周年纪念日），美国圣拉蒙